

孫立人參觀歐洲戰場記

● 衣復得上校口述 / 沈敬庸少校記

編者按：一九四五年五月西線無戰事，二

次世界大戰歐戰結束，孫立人將軍應盟軍統帥艾森豪邀請，前往歐洲戰場參觀，衣復得上校隨行，孫立人視察戰場，校閱部隊，備受禮遇，是中國軍人受到國際最高的榮譽，一九五三年孫將軍任中國陸軍總司令時期，沈敬庸少校徵得衣復得上校同意，由衣上校口述孫立人參觀歐洲戰場經過，沈少校記錄整理後，繕呈孫立人將軍核正，收入「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的附錄中」由學生書局出版。

借鑑平原作戰經驗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新一軍三十師攻克舊滇緬公路上的重鎮新維，當面的日本部隊已潰不成軍，臘戌指日可下，眼看緬甸戰事就要結束。

不過在中國戰區，對日作戰還有一段遙遠艱辛的路程。

這時孫立人將軍料想到中國駐印軍在印緬戰事結束之後，勢必調回中國本土，繼續對日作戰，展望前景，不能不早作準備。

孫立人將軍率領新一軍，自三十二年冬開始由印度反攻，經過一年多與頑強的日軍苦戰，終於殺出野人山，克服胡康、孟拱河谷，打通中印公路，戰績輝煌。

惟作戰地區限於峻嶺深谷叢林泥沼之中，純為叢林戰（Jungle Warfare），將來調回中國本土作戰，卻係大規模的平原戰，在地形戰術以及大兵力運用等方面，均與印緬叢林作戰不同。孫將軍有見於此，這時已經考慮到，以其在印緬叢林作戰的經驗，恐不足以適應將來在中國本土平原作戰的需要。

這時正是初春時分，天氣溫暖。戰後的新維城，雖然到處都是頹垣殘壁，不過由於日軍沒有強烈抵抗，城內尚存留有許多完整的民房，老百姓因為戰事早都跑光了，軍隊官兵分住在民房裡。在這一年的多中，遠征印緬健兒，天天在那些沒有人跡的原始森林裡，馳騁於峰嶺溝壑荆棘之中，冒着強烈炮火，在槍林彈雨中與頑強的日軍搏鬥，斬關奪寨，從來沒有好好休息過，現在打到國門，駐進民家，倍覺溫暖舒適。新維四周高山聳立，南杜河橫貫其間，河山妖姸，景色秀麗，在轉戰萬里的將士心目中，展現出一片好風光，也給他們帶來美好的新希望。

從新維南下臘戌只有三十二英里，攻擊部隊攻克新維之後，迅即沿着公路和兩旁的山地，分開三路向前推進。三月五日晚，各路大軍，勢如驟風暴雨，攻佔老臘戌、飛機場與火車站，殘敵紛紛退入新臘戌陣地。臘戌地區分為老臘戌和新臘戌，新臘戌位於海拔三千尺的高地，可以俯瞰老臘戌和火車站。當孫將軍陪同盟軍緬北戰區總指揮索爾登中將（Lt. Gen. Sulton）來到前線視察時，退守新臘戌高地的敵軍，看到有幾輛吉普車在老臘戌街道上急馳，知是盟軍高級將領前來巡視，砲彈隨即落下，當時局面甚為驚險，也給緬甸戰事平添一段佳話。

孫立人將軍與索爾登中將回到新維城軍部，兩個人坐下來，談論中國駐印軍完成緬北戰事之後，將來調回中國本土繼續對日作戰問題。索爾登中將遂建議孫立將軍最好先至歐洲戰場觀摩盟

軍對德作戰的實況，以供來日對日軍作戰的參考。這一番話正好解答了孫將軍近來一直縈繞在心頭的問題。此時，盟軍在歐洲戰場作戰已近尾聲，德京柏林指日可下。索爾登中將將此一建議，首先獲得美國陸軍部核准，再由艾森豪統帥備妥邀請函，送達華府，美國陸軍部始正式行文，將艾帥邀請函於四月初送達緬北，由索爾登中將轉交給孫立人將軍。孫將軍接到艾帥邀請函後，立即乘飛機飛往戰時首都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緬甸作戰勝利情形，以及駐印軍將來調回國之作戰計劃；同時報告盟軍統帥艾森豪邀其赴歐洲戰場參觀的事，向蔣委員長請示。這時索爾登中將與魏德邁將軍都在重慶開會，大家談到這件事，一致認為有此必要，蔣委員長聽到非常高興，當即予以批准。

五月初，孫將軍由重慶經密支那回到緬北軍部，適值德軍於五月八日正式向盟軍無條件投降。孫將軍回到軍部之後，一方面將軍中重要事務作個交代，同時由緬北美軍司令部安排赴歐參觀行程，一切辦理妥當之後，孫將軍遂於五月十七日由密支那乘專機啟程，英文秘書衣復得上校隨行。當日抵達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停留兩日，稍事整理行裝。

五月二十日 由加爾各答乘美方軍用專機向西飛行，途中經過印度佛教聖地蓋亞（Caya）及艾格拉（Agra），至印度首都德里（Delhi）小停，繼續西飛，午後降落喀拉噠（Karachi）換機續飛九小時，抵達伊朗著名油田區艾巴登（Abadan）。五月天氣，溫度達到華氏一百二

十度，下機之後，汗流不已。當由該地美空軍基地司令招待晚餐，室內有冷氣設備，大吃牛排。飯後，繼續航行七小時，飛抵埃及首府開羅（Cairo），在北非最大的拜尼（Payne）機場降落，美國派有軍官在機場接待至貴賓室休息。

五月二十一日經過昨天日夜不停飛行二十多個小時，身心感到疲乏，加以戰時軍用機又無避音及其他旅行設備，今天猶感耳鳴頭暈，遂在開羅休息一天。乘此機會順道拜候我國駐埃及許公使念智，並由其導遊埃及金字塔，及中英美三巨頭蔣委員長、邱吉爾首相與羅斯福總統在開羅開會的會場米納賓館MENAHOUSE，這地方原是開羅最大的一個旅館，而今已成爲歷史名勝所在。

五月二十二日 清晨由開羅乘專機起飛，經希臘古都雅典（Athens）稍事休息後續飛，下午六時，降落意大利之那普拉斯Naples。該地英軍統帥爲現任英國國防部長亞歷山大伯爵（Gen Sir Alexander）的防地。亞歷山大伯爵曾任遠東英軍統帥，在印緬作戰時，與孫將軍係並肩作戰的戰友。他對孫將軍在緬甸仁安羌一役，解除被圍的英軍第一師，救出英軍官兵七千餘人，至爲感佩。後來緬甸戰局逆轉，孫將軍率師退至印度，亞歷山大伯爵盛情熱烈招待，因此兩人便成了極好的朋友。這次亞歷山大伯爵聽到孫將軍路過那普拉斯Naples，便派員至機場迎接，邀請孫將軍在意大利多停留三天，看看他的部隊，同他在一起談談。孫將軍因急於要去見艾帥，而且行程已經排好，不便更改，遂前往拜候亞歷山大伯爵

，兩位老友重逢，晤談甚歡。孫將軍說明不能多留原因，請他諒解，惟望回程時，能在此地多停留幾天。

五月二十三日 清早乘專機由那普拉斯Naples起飛，經意京羅馬Roma，及法國名城馬賽（Marseille），於下午五時飛抵巴黎（Paris）。下機後，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派人在機場迎接，招待至艾帥私人在巴黎之旅社Hotel Randa住下。禮賓官說明艾帥現在德國受降，不能親來迎接。

五月二十四日 拜候我國駐法大使錢泰生。錢大使導遊巴黎名勝，並設宴款待，相談歐洲局勢甚詳。

五月二十五日 到美軍各單位接洽，安排參觀歐洲戰場的行程。順便赴巴黎各地觀光。

五月二十六日 繼續與美方接洽，參觀歐洲戰場日程，並遊覽巴黎風光名勝。晚間，孫將軍應邀參加美國高級軍官在旅館舉行的盛宴，同席有美國勞軍團團員電影名星葛瑞絲·摩爾（Grace Moore），大家相聚飲酒跳舞，談笑甚歡。

五月二十七日 清晨，衣復得上校下樓早餐，在餐廳又邂逅葛瑞絲摩爾，葛姬開口就問：「孫將軍怎麼沒來早餐？」衣上校答稱：「他仍在房間盥洗。」葛姬說：「孫將軍給我一個好印象，英俊瀟灑，我很愛慕他。」衣上校問葛姬行程，葛姬答說：「他們今天去西班牙前線勞軍。而孫將軍今天也要前往艾帥總部所在地佛蘭克福，乃相邀到倫敦再會，事後葛姬不幸意外喪生，深爲遺憾。」

五月二十八日 上午前往艾帥總部拜會艾帥。艾帥總部設於佛蘭克福之IG-Farben化學公司內，該公司是德國化學工業的托拉斯，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將將之帥胸懷坦蕩

孫立人將軍抵達艾帥總部時，艾帥親自接待會見，並為孫將軍舉行會報 (Briefing)，由盟軍統帥部參謀部門報告歐戰經過。當時美方高級將領在座的，有艾帥參謀長史密斯中將 (Lt. Gen. WALTER BEDELL SMITH)，史密斯中將曾代表盟軍受降，並任佔領區軍政府，(Military Government) 長官，後來調任美駐蘇聯大使，現任美國副國務卿，葛萊將軍 (Gen. Clay) 還有後來曾任美駐華顧問團團長的巴大維少將 (Maj. Gen. David Barr)，他現在任美國陸軍裝甲學校校長。會報之後，並與盟軍統帥部各參謀部門接洽參觀歐洲戰場及盟軍的節目，歷時兩個多小時。孫將軍對於這次與艾帥會晤，事後曾作如下的記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聯軍統帥艾森豪威爾將軍，於一九四五年德國投降後，邀余參觀歐洲戰場，余應邀前往，晤之於德國佛蘭克福。時兵火甫息，戰跡猶存，於抵掌之餘，獲觀摩之效，將軍厚意，至可感也。竊嘗思之，將軍受命於危疑震撼之秋，指揮龐雜疲憊之眾，而能三軍用命，迅奏膚功，蓋必有故。余於佛蘭克福小作盤桓，始知其人素養之深，有不可及者。各國會師歐陸，齟齬常興，將軍輒抑其本國部屬，以是友軍相處，終得翕如。『貴責和

』，其此之謂乎？將軍老成深算，統顧全局，諾曼底登陸，一舉成功，直搗柏林，而歷屆戰役，凡有建樹，輒歸功於當地將士，略無矜伐之意，胸懷坦蕩，廓然有容，以是萬眾歸心，樂於效命。將兵難，將將尤難；將軍有之矣。」

五月二十九日 清晨乘汽車出發，到達美十二方面軍 (12th Army Group) 司令部所在地威斯柏登 WIESBADEN，當時任十二方面軍司令，就是現任美國三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普萊德雷將軍 (Gen. Omar N. Bradley)。到達司令部之後，由普萊德雷將軍 (Gen. Omar N. Bradley) 親自迎接，先看美軍最高作戰組織，並舉行會報，由十二方面軍高級參謀，分別報告該軍在歐洲戰場的情報、作戰以及補給情形。繼與各參謀部門負責人分別討論作戰實況。當晚即宿於威斯柏登 WIESBADEN。該地以溫泉聞名，風景優美，戰前是德國休養之區。

五月三十日 由威斯柏登 WIESBADEN 乘車向東北行，至美十五集團軍 (15th Army) 司令部所在地巴德魯赫 BAD NAUHEIM，軍長葛柔少將 (Maj. Gen. Leonard T. Gerow)，是孫將軍在美國維吉尼亞軍校的同學，招待極為親切殷勤，整天陪同參觀，在一起談天在一起吃飯，晚間邀請孫將軍住在司令部裡，司令部原是一個大旅社，居住甚為方便。

德國防線被炸徹底

五月三十一日 上午乘葛柔軍長 (Maj. Gen. Gerow) 的聯絡專機，飛往法比交界安欽

AACHEN與柯恩 KOLN 一帶，低飛俯瞰德國賽格佛瑞德國防線 (Siegfried Line)，賽格佛瑞德國防線與法國馬其諾防線齊名，聯絡專機飛得很低，地面看得很清楚，德國賽格佛瑞國防線的雄偉態勢依舊，惟給盟軍飛機破壞得很徹底，沒有一處堪以使用。飛機沿萊茵河 (Rhein River) 低空飛行兩小時，所看到的幾十個橋樑，沒有一座橋樑是完整的。這次空中俯瞰觀察，感到很有收穫。繼而換乘專機向北飛，至柏恩施維格 (Braunschweig) 美第九軍司令部，軍長辛浦遜中將 (Lt. Gen. William H. Simpson)，軍參謀長穆爾少將 (Maj. Gen. Moore)。在這裡很巧遇到三十八師前美軍第一任總聯絡官 Col. Black

是美國西點軍校畢業生，他在緬北因翻車受傷，回國療養，傷癒調至第九軍司令部服務，戰地朋友，異地相逢，倍覺親熱，他慇懃招待至為可感。這時歐戰剛結束未及一月，此地是美軍集結處。歐洲戰場美軍大部先在這裡集中，一部返回美國，一部調往太平洋戰區。對在第九軍管轄下的部隊官兵達到九十萬人之多。因為部隊人數太多，而且都在調動之中，故沒有去看步兵部隊。在軍部會談之後，到柏恩施維格 Braunschweig 南邊的伍爾佛恩柏特 (Wolf Eubittel) 去看在德國作戰最有名的第二裝甲師，師長是懷特少將 (Gen. White)，後來曾任美國裝甲兵學校校長，現在韓國任美軍軍團司令。他對孫將軍在印緬的戰績，非常敬佩，特別把他裝甲師的全部裝甲車擺出來，請孫將軍檢閱，先是逐排看那整齊雄偉的裝甲隊伍，繼舉行閱兵式，有一團裝甲分列行

進，並由他師部的高級官員陪同檢閱，場面非常盛大莊嚴。當晚即宿於此一個小村上，四周環境非常優美。

六月一日 上午驅車到達艾爾瑞契（Erlach），這裡是美第五裝甲師前進指揮所，指揮官是安德生上校（Col. Anderson）他們是佔領德國製造V1、V2飛彈工廠的先頭部隊。德國製造V1、V2飛彈的魯德海森（Nordhausen）大兵工廠，完全在山洞裡。山洞是從岩石中挖出來的，有三十幾尺高，裡面佔有幾英畝的面積，空氣乾爽，地面鋪設有鐵道，製成功的飛彈完全用火車運輸，我們看到堆積在裡面的V2飛彈有二十幾尺高，直徑有七八尺長，在裡面堆積的很多，都是一個一個直立排列着。出入口有很好的偽裝網，聯軍雖曾經派飛機去轟炸多次，但都沒有炸到要害。

下午驅車東南行，到美國第七軍（7th Corps）司令部所在地賴普滋格（LEIPZIG），當時第七軍軍長就是現任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將軍（Maj. Gen. J. Lawton Collins），當時他的參謀長是現任美國陸軍部第二廳廳長巴垂奇（Brig. Gen. Partridge），當晚未看部隊，在一起同進晚餐，談了一陣，住了一宿。

豪邁巴頓名不虛傳

六月二日 上午驅車至桑敦赫森（Sondanhausen）看第七軍的軍砲兵團（7th Corps Artillery），都是口徑最大的砲。看畢，繼續南下，到達厄爾南根（Erlangen），這裡是

美國第三軍（3rd Corps）後方司令部所在地，軍長是聞名於世的巴頓將軍（General George S. Patton, Jr.）他本人在前方視察部隊。由其派員招待，夜宿於此。

六月三日 清晨由第三軍派一位軍械官陪同，繼續南下，順道察看美軍機動部隊坦克車輛的補給中心。經過納粹黨黨源地慕尼黑（Munich）看到美軍俘獲德軍大砲。再南行，經過寧柏格（Nunberg），這裡是戰後盟國審訊戰犯的地方。

第三軍前方司令部是設在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個小村上，名叫柏德陶爾滋（Bad Tolz）巴頓將軍的大本營設在過去納粹黨青年營的四方形大樓上。我們乘汽車沿國道急駛，行至離開第三軍軍部二十英里的地方一條交叉路上，巴頓將軍派有四輛摩托車在前開導，抵達軍部，第三軍參謀長曼道格斯（Brig. Gen. Maddox）率領儀隊一連在營前歡迎。走上軍部的四方大樓，就看到巴頓將軍。孫將軍與之握手寒暄後，巴頓將軍就叫他的衛士，從他的辦公桌上，拿出一支手槍，指示給孫將軍看，他的手槍每邊有四顆星，還有他的身上穿的軍服肩領上配帶有二十顆星，他說他爲了這次從三星中將升到四星上將，所買的金星一共就有一百二十八顆。其豪邁爽快，誠如外間所傳聞。同席午餐，妙趣橫生。他認爲蘇聯這樣蠻橫無理，與其等待來日和他打仗，不如乘現在將他一次解決，以免遺禍後代。他說：「只要給我充足的汽油，我便可以率領我的裝甲部隊，直搗莫斯科。」飯後，巴頓將軍陪同孫將軍至司令

部附近看德國俘虜做工，巴頓將軍看到德俘有不敬禮的，他就大罵他們，聲色俱厲。

在這裡遇到戰時美駐華大使赫華大使赫爾利先生的義子，當時他還是個上尉，對我們招待非常慇懃，晚間，我們住在山間柏樹林裡，環境非常幽靜，夜聽柏樹濤濤之聲，遙望阿爾卑斯山上的白雪皚皚，連日來的風塵爲之洗淨。

樹林午餐戰地風味

六月四日 上午凱尼奔仁（Kanebenren）美第三十六師司令部，看到師長德爾奎斯特少將（Maj. Gen. John E. Dahlquist）及參謀長史塔克（Brig. Gen. Stook）繼至野外看該師戰鬥演習。今天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演習完畢，即在樹林裡午餐，別有一番戰地風味。

下午驅車到達海格斯柏格（Augsburg），美國第七軍團（7th Army）司令部所在地，軍團司令是海斯立普少將（Maj. Gen. Haislip），在這裡我們第一次看到德國製造的噴汽式飛機，當我們詢問德國工程師製造噴汽飛機的情形時，他們當時表示，都很想到中國來工作。

六月五日 飛回艾師總部所在地的佛蘭克福（Frankfurt）。

六月六日 在佛蘭克福休息一天。

六月七日 清早由佛蘭克福驅車南下，到赫德柏格（Heidelberg），美國第六方面軍（6th Army Group）司令部設在這裡一個小山上，風景美麗。方面軍司令是戴伍斯將軍（Gen. Jacob L. Devers），參謀長是巴爾（Maj. Gen. Barr

），主管作戰的第三處處長任克斯（Gen. Jenkins）是現在韓國作戰的美第十軍（10th Corps）軍長。赫德柏格（Heidelberg）是德國文化古城，赫德柏格（Heidelberg）大學有五百多年歷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學之一。赫德柏格（Heidelberg）城戰時受盟機破壞最輕，順道遊覽德國此一古都及古老學府，觀賞德國文化風光，遂在此留宿一宵。

六月八日 清早乘專機，飛往德國瑞士交界處林大（Lindau），去看法國第一集團軍（1st French Army）。飛至德瑞邊界，駕駛員不熟習機場位置，找不到林大在甚麼地方。還是衣復得秘書發現到包登西（Bodensee）湖，再從地圖上看到林大是在湖的東南端，這樣才平安降落。

孫將軍下機後，便對衣復得上校說：「這位駕駛員連機場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還不如把他打發回去，我們回去另坐別的飛機。」於是便請這位駕駛員先回去了。

下機後，法國第一集團軍軍長塔西尼上將（Gen. Tassini）前來迎接，陪同檢閱法國第四山地師（4th Mountain Division）裝備，法國第四山地師是特種部隊，都是裝甲配備，戰力強大。林大這地方是歐洲有名的風景區，世人前往遊覽療養的很多。繼到德國與奧地利國交界處海斯丁（Heidin）看法國的戰車部隊，備受熱烈招待。

六月九日 看畢法國第五裝甲師的戰車部隊。當天乘汽車回至佛蘭克福。

軍機蔽日蔚為奇觀

六月十日 在佛蘭克福休息一天。這天恰逢艾帥招待蘇聯朱可夫元帥，舉行大規模的閱兵典禮並頒授勳章，參加這次閱兵典禮的飛機，就有一千五百架，其中包括各種各式的戰鬥機與輕重轟炸機。當天我們住在城外一個賓館，看到蔽日的飛機，成群結隊飛過，蔚為壯觀。午間曾應艾帥參謀長格萊將軍（Gen. Clay）在城外司令部設宴款待。

六月十一日 乘專機飛往拜德歐海森（Bad Oeynhausen），美國第二十一方面軍（21st Army Group）司令部所在地，蒙哥馬利將軍（Gen. Montgomery）與其高級幕僚在一起餐敘。談到德軍於五月四日向蒙哥馬利元帥投降情形，大家興致高昂。

六月十二日 專機飛到荷蘭的艾帕道恩（Apeldoorn），這裡是加拿大第一集團軍（1st Army Group）司令部所在地，小城湖邊，風景絕佳。軍長是克瑞拉將軍（Lt. Gen. H. D. G. Crear），戰後出任加拿大參謀總長。孫將軍由克瑞拉軍長（Lt. Gen. H. D. G. Crear）及高級官員陪同，先看法軍俘獲德軍的各式各樣的武器，歷兩個多小時，繼看加拿大第一軍所屬的第三師，師長是傅克斯將軍（Lt. Gen. Foulkes），戰後也曾做過加拿大參謀總長，現任加拿大駐北太平洋聯盟的軍事代表，克瑞拉軍長（Gen. Crear）以上賓之禮招待孫將軍，吃飯時軍樂在一旁演奏，禮儀極為隆重。晚間孫將軍在一節火車上住宿，這節火車有三十多尺長，裡面有客廳浴室，設備週全舒適，是荷蘭一個有錢商人，專門設計做好送給希特勒，作為希特勒私人專車，現在停在湖邊，用以招待貴賓，貴賓英文簡稱VIP。因而克瑞拉軍長給希特勒這節專車一個綽號叫做毒蛇窟，就是在VIP之後加上ER，成為毒蛇，（VIPER）後面再加上（DEN），連在一起成為毒蛇窟（VIPER DEN），有雙關涵義。衣復得秘書住在荷蘭一個貴族的公館裡。自是以後，孫將軍與克瑞拉軍長（Gen. Crear）成了很好的朋友。

炮彈戰車一望無際

六月十三日 由荷蘭乘車經比利時京城布魯賽爾（Brussel）回到法京巴黎，沿途二百多英里，看到道旁炮彈堆積如山，綿延不斷。巴黎城外跑馬廳擺放的裝甲車簡直一望無邊，有一處擺放的輪胎有六十萬條。

六月十四日 在巴黎近郊，參觀美軍後方補給機構。孫將軍與美軍後方補給司令李約翰（Maj. Gen. John C. H. Lee）及其各級幕僚，詳細研究美軍後方補給機構組織，並參觀各種武器彈藥倉庫。

六月十五日 繼續參觀美軍後方補給機構並參觀各種武器彈藥倉庫。

六月十六日 乘軍機飛行一小時，到達奧塞瑞（Auxerre），這裡是美軍第十三傘兵師所在地，師長是查登少將（Maj. Gen. Chandan），陪同孫將軍在這裡看傘兵降落表演、空投大砲及砲

彈，並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五七及七五無後座力戰車防禦砲，最後有滑翔機表演，衣復得秘書曾乘滑翔機試飛一次。至此，參觀歐洲戰場的日程完滿結束。

六月十七日 乘專機由巴黎飛往倫敦，途經卡堡半島 (Cherbourg Peninsula)，巡視盟軍在諾曼第登陸情形。盟軍登陸諾曼第，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距我們去觀看的時候，還不到一年時間。沿海岸工事破壞的情形，仍歷歷在目。港口被炸壞的船隻，還有許多漂浮在海面上，可見當時戰鬥慘烈，當晚飛抵倫敦。

六月十八日 拜會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先生。繼訪問英國陸軍部，由英國參謀總長布魯克 (Gen. Sir Alan Francis Brooke) 親自接待，並在其辦公室內，由其本人親授「英帝國司令勳章」 (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 簡稱爲 C. B. E.) 以酬答孫將軍在仁安羌援救英軍第一師的卓越戰功。在旁觀禮的有英國首相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的軍事顧問伊斯梅上將 (Gen. Sir Hastings Lionel Ismay)，現在是北大西洋同盟總部的秘書長，和英國陸軍訓練司令麥斯頓將軍 (Lt. Gen. Maidstone)。典禮之後，並舉行盛宴慶祝。

六月十九日 上午至坎貝里 (Canberley) 參觀英國參謀大學，下午至沙豪斯特 (Sandhurst) 參觀英國皇家軍校。
六月二十日 至格林維奇 (Greenwich) 參觀英國皇家海軍學校。
六月二十一日 至克瑞瓦 (Cranvau) 參觀

英國皇家海軍學校。

六月二十二日 遊覽倫敦名勝，晚間顧大使設宴款待。

六月二十三日 搭機離開倫敦，途經蘇格蘭、冰島、芬蘭，當天抵達紐約。

六月二十四日 飛往華盛頓，拜會我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先生。從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日，均停留在華盛頓。在這幾天中，曾拜會美國防部長馬歇爾上將 (Gen. George C. Marshall)，副參謀總長韓定上將 (Gen. Thomas T. Handy) 及索穆維爾少將 (Maj. Gen. Somervell)。索穆維爾少將 (Maj. Gen. Somervell) 與孫將軍是舊識，他們二人於三十二年同乘四引擎 C-54 運輸機到重慶去開會。這是第一架四引擎 C-54 運輸機飛到中國戰時首都重慶。

六月二十九日 乘汽車至貝魯堡 (Fort Belvoir)，參觀美國工兵學校。

七月二日 至克諾克斯堡 (Fort Knox)，參觀美國裝甲兵學校。

七月四日 至班寧堡 (Fort Benning) 參觀美國步兵學校，及其附近的傘兵訓練中心。七月中旬離開華盛頓再到紐約，住了四天，並參觀紐約附近的軍事基地。然後由紐約飛往英國百慕達 (Bermuda)，回至法國巴黎，停留兩天，啟程回國，途經葡屬艾柔瑞斯 Azores，換機飛過意大利、希臘、開羅循原路回至印度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住了兩天，於八月初飛返八莫，時新一軍已奉命調回國，孫將軍在八莫住了兩天，即飛回昆明，令衣復得上校在八莫收容傷患落伍官兵，

衣秘書收容工作完畢之後，於八月十日飛回昆明。赴歐全部行程至此圓滿結束。

編者再按：孫立人訪問歐洲歸來，曾接受中央社記者訪談說出他的感想，認爲同盟國對德軍作戰獲勝，並非倖致，謹摘錄中央社原稿如後。

盟國獲勝並非倖致

緬甸戰事勝利結束之後，歐洲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元帥曾電邀孫立人將軍去參觀歐洲戰場，這件事得最高當局的准可，孫將軍便在部隊班師回國的時候起程赴歐。在三個星期之中，他旅行五萬英里，成爲艾森豪威爾元帥和戴高樂主席的上賓，得到了許多寶貴軍事參考的資料。中央社記者訪問過他，他扼要提出了兩點感想：第一，他覺得英美盟邦人民充滿了緊張熱烈的工作情緒，老弱婦孺都全體動員參加戰時生產工作，真正做到了全面作戰和全民作戰的境界。他參觀過一個英國營房，只是十幾個女工，辦理幾千人的伙食，清潔整齊，有條不紊，一個英國中將告訴他說：他的全家連六十五歲的老母在內，一齊都參加了戰時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盟國勝利不是僥倖得來的。第二、德國失敗後，雖然是滿目瘡痍，但由於其民族性的強毅和民族意識的堅定，故能忍受一切，團結不亂，社會秩序十分良好；惟盟國對德管制極嚴，政治區域各自分離，形成無政府狀態，限制人民自由行動，教育幾陷于停頓，工業毀滅，交通破壞，五十年內恐無東山再起希望。孫將軍是安徽舒城人，今年（一九四五）四十七歲。高高的個子，兩目炯炯有光，氣

宇軒昂英挺，面貌看去很年輕，但是頭髮已經有些斑白。「將軍白髮征夫淚！」多少年來，爲着討伐仇敵，孫將軍的頭髮被染白了一些，這些白髮，正是將軍功勳的紀錄啊！

他在清華大學讀書時代，曾是籃球、足球和棒球的國手，飛將軍的綽號。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他是我國的籃球選手，在第五屆遠東運動會中，擊敗日非球隊，奪取冠軍，贏得中國運動史上光榮的一頁。真的，誰也不會想到這位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物，曾是當年在運動場上捷足奪標的虎將呢！他在美國普渡大學得過工科學士學位，後來又在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回國後，當過中央黨務學校軍事訓練隊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侍衛總隊副總隊長。他很崇拜岳武穆的爲人，常將岳母刺背的故事講給官兵們聽，勉勵他們精忠報國。他自從民國十九年當團長以後，參加過多少次的南征北伐，二十六年任蘇州河畔遭受到一次幾乎致命的重傷，週身上下密佈著十一處彈孔，一度十分危險，後來經過極小心的療治，才慢慢的復原。大概是因為他嗜愛運動的原故，現在他依然壯健如三十許人。

三十一年，中國遠征軍入緬，仁安羌之役，孫將軍親提新三十八師一團的健兒，大破日軍第三十三師團，救英軍七千人出險，榮獲英帝國司令勳章，從那時候起，他就名揚中外了。盟軍退出緬甸後，國軍一部轉入印度成立新一軍。三十二年春天，反攻緬甸戰鬥開始，他又統率數萬健兒，在蠻荒的野人山，在洪水泛濫的胡康盆地，在泥深沒膝的孟拱河谷，在利于守不利于攻的八

莫、南坎、新維和臘戍等地區，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斬獲三萬餘衆，擊滅敵軍精銳的第二、十六、十八、四十九、五十三、五十六等六個師團，打通全國上下所企望的中印公路。

附：一個臺灣人心目中的孫立人將軍

我是臺灣民族人，在臺中經營水電行生意。五十二年農曆除夕，應召至「孫公館」裝修水電。因此機緣，得識名震中外的孫立人將軍。而這位白髮蒼蒼精神奕奕的長者，對待我這個無名工匠，卻出我想像以外的那樣慈祥誠懇，使我內心油然而生敬愛之情。

我因裝修水電關係，也認識定居在臺中的戰後首任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將軍，他知道我常到「孫公館」裝修水電遂託我代向孫將軍轉達他的問候與關懷。熊式輝將軍還告訴我有關孫立人將軍在東北英勇作戰的故事。那是在抗戰勝利之初接收東北時期，國軍久攻四平街不下，蔣委員長迭連五通急電，令召當時任職駐紐約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副團長的孫立人將軍火速返國，解救東北困局，孫立人將軍抵達前線之日，即下達命令給圍城的新一軍，次日拂曉攻擊。全軍將士聞悉孫將軍親臨指揮，軍心大振，一舉攻下四平街。共軍潰敗，新一軍追過松花江，勢如破竹，欲一舉將共軍殲滅。此時適遭軍調處下令停戰，孫將軍率軍掉轉頭來，奪佔公主嶺，進據長春市，直令共軍聞風喪膽。共首毛澤東聞訊嘆氣說：「有孫某在東北，共軍惡運不了」。遂散播謠言，實施

離間。中央不察，竟將擎天一柱的大將軍孫立人調離東北。當時東北軍民不禁同聲哀嘆說：「孫立人調離東北，整個東北就完了。」言念及此，能不浩嘆！所幸孫立人將軍調來臺灣訓練新軍，經他整訓的青年軍二〇一師六〇三團在馬尾一役，挫敗了共軍攻臺的銳氣，隨後防守金門古寧頭陣地的二〇一師六〇一團和六〇二團，迎面痛擊來犯的萬餘共軍，一夜之間，打得共軍全軍覆沒，中共從此再也不敢輕舉犯臺，奠定了臺灣四十年安定的局面。

抗戰期間，孫將軍率新三十八師，於三十一年春入緬對日作戰。仁安羌一役，曾以一團之衆，擊敗十倍兵力的日軍三十三師團，救出被圍的八千餘英軍，此一輝煌戰績，贏得舉世讚譽。嗣後駐印度整訓，成立新一軍。三十二年冬，由印度反攻，進軍緬甸野人山，在蠻荒叢林中，與強敵日寇交戰兩年多，大小戰役七百餘次，以寡擊衆，每戰必勝，打通了中印公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孫立人將軍所率領的新一軍，是唯一對日作戰保持常勝的紀錄。戰後孫克剛先生根據中國遠征軍戰場實地紀錄，編成《緬甸蕩寇志》一書，中外傳誦。孫立人將軍在臺中幽居期間，親筆加以評註。爲恐有失，特將該書交我攜至美國珍藏，以便他日重刊，流傳後世。

我有幸和孫將軍交往了二十八年，承他不棄，待我如家人，使我對這位愛國將軍更加敬重。他老人家學養深厚，終生立身行事，服膺儒家忠誠傳統，一心想念着國家民族的富強康樂。我有時隨他老人家到臺中大坑山，看他辛勤栽培的果

園，果樹成林，綠蔭蔽天。我不禁暗想，千古一將難求，為何這樣一位國家棟樑的將才，竟然棄之不用呢？經我多方查證，乃知「孫立人兵諫案」和「郭廷亮匪諜案」都是冤案。七十四年我從美回國，隨身攜帶預先寫好一封上蔣經國總統信，懇請政府還給孫將軍忠貞名節。不幸在過關時

被海關人員查出，將我送往調查單位，經六人小組連夜廣續偵訊二十四小時，命我交出有關孫將軍的全部資料，並令我不得洩漏孫將軍的任何訊息，以免影響當局形象。所幸孫將軍親自批註的《緬甸蕩寇志》一書仍然保存完整。而今孫案大白於天下，孫將軍也與世長辭，安眠於地下。孫

將軍交給我保存多年的他親筆批註的《緬甸蕩寇志》一書，重版問世，我謹於書後，略綴數語，以供世人知道中國曾有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孫立人將軍，和追隨他南征北討的新軍英勇官兵的戰績。旅居美國洛杉磯僑民

鄭錦玉謹述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①孫立人在鳳山軍訓班講台上肅立迎接蔣介石總統蒞臨時的神情。

②孫立人(右)陪同宋子文(右二)視察藍伽訓練營區留影。

